

●阡陌流年●

文友锦辉

□蒋林

锦辉大我七岁，今年虚岁七十。当初，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他也大我七岁，但他尊称我“老蒋”，一直到现在。可能是锦辉与我相识时，对我的诗歌作品投以青眼，所以对我报以尊称。他也写诗，而且是我们县第一个在《诗刊》发表作品的人。按理说，以年龄或文学成就论，他在我面前都是可以摆一摆大哥之谱的，但就是没有。他与我认真讨论诗歌，讨论文学和文学界，讨论得越多，越发现有许多共同的认知；他人前人说我的好话，维护我的诗作和声誉，就像仁兄照应愚弟。

那年，大水之后，诗人公刘先生来我家“看看水灾之后的诗人”。锦辉得知消息，主动替我安排饮食接待——他是一家建材厂厂长，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说他比我“方便一些”。

那年，他到北京出差回来，说去了《诗刊》编辑部，认识了编辑王老师，嘱我直接把诗稿寄给那位有过“见面之情”的老师；我遵嘱做了，不久就在《诗刊》发表了第一首诗作。

那年，他的处于叛逆期的儿子沉溺网吧，他一面放下所有事情在街角寻觅找寻，另一面也向包括我在内的教育工作者咨询教育和改变之法。当儿子有所进步时，他向我表达感激，好像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实质性事情一样。

那年，他的婚姻动荡，家庭解体，生活困

难，而我在经济上也处于“饿不死撑不饱”的状态。有段时间，我俩喜欢躺在我家沙发上，做“赚他个三千万”的白日梦。他说，老蒋，你有三千万准备干什么？我说，买个吉普车，把满街招摇的那些车撞个稀碎，然后把赔偿款甩在那些骄横的脸上；你呢？他说，盖个公寓，只许我们县的文学人进来住，一切免费。

那年，我俩同时加入了省作协。中午，我携夫人在他后来的家里小聚，我喝酒，他喝水，我微醺，他也微醺了。他一脸郑重地问我：“老蒋，你可准备干一辈子文学？我是肯定要把文学当作一辈子事情来做的！”他这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锦辉的婚姻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怎么说呢？在前一段婚姻中，他是过错方；而在后一段婚姻中，他又表现出一个男人极为难得的优秀品德。我算是一个见证者吧。婚变前，他过的日子我见过，在县城来说当然是很好的；婚变后，他的糟糕生活我也见过。我不能臆测他的个人选择，我只能说，婚变前后，他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还是一以贯之的。

之前，他不仅发表了许多诗歌作品，还开始写小说了，他的小说《老子乡长儿子乡长孙子乡长》发表在《收获》杂志，又被《小说月报》转载，这个成绩不仅在当时，就是放在当下，也是可以当作大牛来吹一吹的。

而之后，头几年，他为了维持生计，搞过专利发明，他的“一次性自毁式酒瓶”和“多灯丝灯泡”技术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他还在县城开厂，生产保健按摩器具、室内装饰摆件；后来，又借钱到上海与人合伙开办家装木线条厂；最后到广州开了一家音箱厂……锦辉的多才多艺不是一天两天的，多年的街坊、同学和同事一直这样评价他。

他在广州终于撑开了一张伞，动荡的日子渐渐趋于稳定，欠下多年的巨额债务也逐步还清且有盈余。这样，他的文学意识又被唤醒了。2002年，花城出版社与他签订合同，在品牌项目“花城凹凸系列”从书中，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坑》。消息传回县城，在众文友中引起轰动，有人找我问：他不是跌倒了吗？还能爬起来？我说：他首先是男人，其次才是作家。

这几年，他每年过年都从南方回来。据他说，“我只到你家来小聚”，“日子久了，时间长了，很多东西在我心里都淡了”。还是两家四个人围坐一方小桌，我喝酒，他喝水，喝着喝着，我微醺了，他也微醺了。感觉还是那么好。

《天坑》之后，他还写了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有据可查的就有《水如天儿》《许你娇纵》《春潮带雨》《星河至尊》《家族荣耀》《废弃的站台》等十多部，这样的创作状态，若是他还在本

省，那一定是要被召唤加入网络作协乃至国家级作协的呀！但正如他所说：“淡了”。他已经超越了文学的功利心，升至新的境界，而我等“愚弟”还在求证之中。

锦辉是我多年的文友，文学是我俩共同的话题。可是……

一个月前，广州传来消息，他罹患绝症！消息说，他拒绝一切形式的探望。消息说，医疗结论是已经不能治疗。消息说，他从十五楼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跃升。

他在《天坑》后记中写道：“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仅仅一口气……”“如果小说中有一些构思中的不够严谨，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生活自身就从来没有严谨过。”“对于我来说，痛苦的不是被束缚感……而在于我的思维分裂。”“我知道，要想走出一条新路谈何容易。”“我知道，要想走出一条新路谈何容易。不过有一点我要说给大家，我们的生活轨迹与他们（小说人物）只是平行的关系。也许他们会有超前的时候，不过这没什么，就让他们先走一步。让他们先受罪和吃苦，而我们则取得了经验和教训，也许有一天你的生活中也会出现他们的片段，谁知道呢。”看他的文字，我才知道有句老话是很厉害的：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懂得避让。

我很难受。文友锦辉兄大我七岁，今年，他戛然而止于虚岁七十。

●经纬行吟●

女山湖畔沐霞光

□刘杰连

车子驶入明光地界，湿润的湖风从车窗钻进来，皖东的平原铺展到视野尽头，浩渺的女山湖豁然入目，一汪碧水牵起明光、怀远、五河三地水土，依湖而生的旧县集镇，藏着招信古城沉没湖底的千年往事。

翻看地图，湖纵横穿插田间圩埂，曲折水岸顺着圩埂四下蔓延，疏密交错的水线，寥寥几笔便能窥见这片湖荡的辽阔体量。搭乘网约车奔赴湖畔，途中和司机闲话本地风土，车厢里悠悠飘出一首首歌。暮色漫过水畔，微风拂过，层层细碎的波纹晃出点点亮光，远远望去，分不清是停靠滩岸的船灯，还是坠落湖面的满天星。

次日拂晓，我静坐湖岸。薄雾像轻纱笼罩整片湖面，近岸浅水澄澈透亮，丛丛水草随浪俯仰，浪头一遍遍摩挲泥滩。成群小鱼倏然摆尾窜出水面，溅起一串串细碎水珠，转瞬又隐入碧波深处。带着湖腥与水草清香的晨风拂面而来，远处零星渔船裹在白雾中只剩模糊剪影，天光一点点撕开晨雾，淡金色的晨光顺着水纹缓缓铺开，满湖碎光随风悠悠荡漾。湖面看似静若无波，水底却是另一番生机：游鱼自在换气，螺蛳附泥缓行，水草顺着暗流舒展腰身。一汪静水，收纳着水乡日复一日的鲜活烟火。

此地俗称旧县，建制渊源深。南朝始设睢陵县，北周改称招义，北宋定名招信，千余年皆是县治所。元末连年大水，古招信城大半被洪水吞没沉入湖底，县治裁撤并入盱眙，废弃城池周边慢慢形成聚落，百姓习惯性称作旧县，这个地名沿用六百余年，直至1986年依托湖名，正式更名女山湖镇，老街住户依旧偏爱唤它旧县。

粮站巷内偶遇乡土收藏家王德明，他早年

远赴广东打拼经商，心系桑梓回乡，自筹资金创办农博馆。展馆分农耕、军事两大板块，一件件老旧农具还原旧时水乡耕作日常，各式老式军械默默承载本地红色过往。

辞别馆主，沿街漫步，街巷多是水泥路面，并无连片仿古青石板古街，路边错落留存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建筑：废弃的供销社门市，早年的财政所办公点，老旧的乡政府红砖楼房，墙体历经风雨风化褪色，木格门窗残缺破旧，满是岁月痕迹。七十三岁的姜老太住在近旁，热心邀我进门歇脚，舀起一瓢院内老井活水，入口清冽甘甜；院中平放一块百年条石，经年被行人踩踏，石面打磨光滑，深浅凹凸全是时光烙下的印记。

宋代嘉祐院原址沉于湖底，如今留存的是清代易地重修建筑，与农博馆处在一院管护。古戏台、火神庙、招信寺位于中心街，我两次踏访，只见院门紧闭，经询问周边居民，参观需提前预约。我便沿着院墙踱步，隔着爬满青苔的围墙，静静打量院内残檐旧瓦。

我循着路人指引寻访到七百多年的古柏。站在树旁，我满心敬畏。老树粗壮，需两三人可合围，树皮纵裂深开，沟壑遍布，整树没有原生枝叶，枝干间丛生细密嫩枝。路过的本地人告知，老树已枯，细枝是络石藤借着朽皮腐土寄生生长，枯木孕育新绿，成了小镇独有的风物。

辞别古柏缓步折回湖边，夕阳渐渐西斜，万顷碧波铺满碎金，霞光漫过老屋，静静覆在枯柏苍劲的枝干上。晚风裹挟淡淡的鱼鲜气息，千年故城浮沉旧事，伴着粼粼湖波，在漫天落霞里缓缓沉淀。

●文心观澜●

一方厚土，一世心安
——读《大地上的家乡》有感

□杨丽丽

家乡。”在他眼里，草木有年岁，尘土有记忆，老屋有悲欢，山野间每一个微小生命，都和人一样，拥有在大地上栖息、老去、长眠的权利，这份万物平等的温柔，让文字自带烟火暖意，也重构了我对乡土的认知。

全书最戳人心的，是刘亮程对家乡通透深刻的解读。书中写道：“家乡让我们把生死连为一体。因为有家乡，死亡变成了回家；因为有家乡，我可以坦然经过此世，去接受跟祖先归为一处的永世。”年少时总以为，家乡是童年

的炊烟、父母的陪伴，是可以随时返程的地点。长大后背井离乡，才懂我们一生都在与家乡双向奔赴：我们在外奔波流浪，家乡也在岁月里静静等候。“我四处奔波时，家乡也在流浪。年轻时或许父母就是家乡，当他们归入祖先的厚土，我便成了自己和子孙的家乡。”这份原汁原味的感悟，戳中了每一个异乡人的心事，原来乡愁不是思乡，而是思念那份被土地接纳、被岁月包容的安稳。

刘亮程书写乡土，更是书写一种慢下来的

生命哲学。当下时代步履匆匆，人人追逐效率与功利，我们习惯加速前行，忽略四季流转，漠视自然生灵，内心日渐荒芜。而菜籽沟的时光是缓慢的：春种一粒菜籽，秋收一地金黄，看日落漫过山岗，听鸡鸣叫醒清晨，日子顺着日月星辰缓缓前行。作者在这片土地上静观万物，在慢时光里接纳平凡，接纳衰老，接纳离别。他告诉读者，世间珍贵的东西，都在慢事物里慢慢沉淀，乡土教会人的不是谋生的本领，而是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共处的从容。

合上书卷，回望身处的城市，高楼林立却疏离冰冷，我们拥有无数落脚之地，却少有心灵安居之所。我们总执着奔赴远方寻找理想，却忘了脚下的土地永远是灵魂最后的依托。时代不断变迁，很多村落日渐荒芜，旧屋渐渐消散，物理意义上的家乡终将远去，但土地赋予我们的质朴、宽厚、安宁，永远刻在骨血里。这片大地上的家乡，能安放生死、包容悲欢，也能照亮每一个异乡人的归途。



《水天一色》 黄玉才摄

●诗韵潮声●

皖东开秧门印象
(外一首)

□吴振文

开秧门的锣鼓
又一度震响皖东三元村

田埂间彩旗猎猎
把人们积攒已久
俯身沃土的热情点亮

铜锣咣地一响
秧苗在人们指间起落腾扬
酝酿分蘖，蓄势生长

排排后撤的身影
赢来葱茏青翠的诗行

助威的呐喊
搅皱秧田浅水，漾起细碎波光

喧闹的气场
让我不由自主挽起裤脚
兴冲冲挤入插秧比拼的赛场

无心应和乡亲的喝彩
不计快慢输赢较量
摆下野花漫溢的清香
不怯镜头拥挤造访

只沉醉于凉软的泥土
从脚趾缝隙漫涌，膨胀
享受足底触碰水田时
那一种久违的酥麻清爽

皖东开秧门
我伴喜鹊
轻衔一棵青秧
祈迎
万物生长，稻花飘香

寂静的色彩

雨收尽了地面上的烦躁
空调的呼吸如瀑布
冲去了整日的纷扰

枇杷树下
鸟鸣染黄了枝头
石榴花攥紧拳头
以赤红宣告
奔向成熟的骄傲

崴了脚的少年
一颠一跃前行
仿佛受伤的羚羊

一支冰棍
融化了我的孤傲

我不愿以目光
洞穿这片色彩的冰心
落日
缓缓沉落
溅起一湖金黄的寂静

诗三首

□赵云武

赏景

柳岸河旁秀成堆，花香曲径艳相随。
老翁赏景听禽乐，稚子放飞望鹏飞。

荷塘题雨

空中雨点落池荷，自恃高尚比水多。
风吹莲动珠滚落，能分雨水各为何。

大江行

银波浩渺万里秋，明月一轮挂船头。
千古英雄浪淘尽，无语大江东逝流。

